

《念头》:如何走出“佛系”的生活?

►好书推介

《春日天涯》

作者:章缘



这本书是作家章缘二十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内容涉及当下都市生活特别是女性生活的诸多方面,展现了章缘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于当代都市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关注与关照。

正如评论家刘绪源指出的那样,“章缘的小说,写的几乎都是小人物,这里就有契诃夫和张爱玲的传统……在她的人物身上,有作者细微的人生观察,也有悲切的同情以至怜悯,但她决不因此减损自己的挖掘和揭露,只要有生活的创口,她总是如实地一点点揭开,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如意,看到人生的严峻和残酷。”

《稻盛和夫:活力》

作者:[日]稻盛和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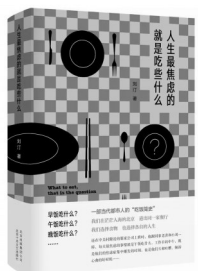


本书是百万畅销书作家、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撰写的最新励志书。与以往的经营系图书不同的是,本书针对大众读者,尤其是在职场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瓶颈的读者,旨在引导他们更自信、认真地面对职场和生活中的瓶颈,积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本书内容共五章,稻盛和夫主张利用企业经营的理念意识去经营自己,认真对待每一份约定,认真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敬天爱人,刻苦钻研。其中也涉及了一些佛禅理念和经营法则。书中,作者梳理了自己80年的人生经历,归纳了自创业以来的经营理念,更总结了人生路上各种坎坷教会他的人生真谛。

《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

作者:刘汀



本书是作家刘汀的全新小说集。书中收入了六篇小说,每一篇都紧扣书名主题,各篇之间情节相互牵扯、交叉,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生活图景。在这些关于“吃什么”的故事中,有当代人的快乐和疲惫,有他们的希望、失望甚至是绝望,也有潜在的救赎,它们紧紧地依附于这座都市的生活经验,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反思。

在这部当代都市人的“吃饭简史”中,每个在城市中漂泊、打拼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在书中觅得可贵的温暖,相互依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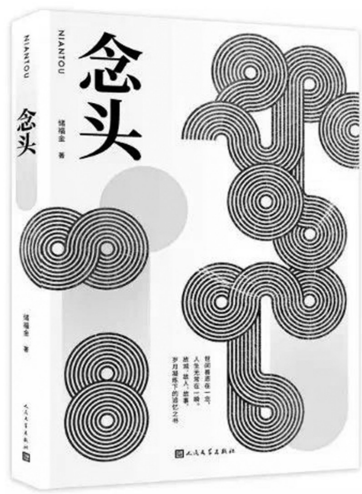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 采访

《念头》是作家储福金新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晋中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董事长,他在一次买房的过程中私掀防护网被砖砸中导致脑伤,醒来时神志模糊,却也因此阴差阳错地住进了一位陌生朋友李寻常家——“莲园”。张晋中在“莲园”慢慢恢复的过程中也得以重新打捞记忆的时光碎片,梳理繁杂纷乱的往事,他的盘算、机巧、得失、悲喜、愁烦、愤懑,一点一点,汇成念头。同时,张晋中研习陶器,犹如开启神助,手中所捏的陶器受到陶艺家梁同德的赞誉,人生仿佛莲花般,从花的幻景中再次繁生出来。

据该书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介绍,《念头》既是一部岁月的追忆之书,也是充满生命力的人生文本。作者将人生的哲思运于主人公张晋中的笔下,凸显出作者独特的意志与情趣。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主人公回忆往事时,丝毫不见世事苍凉之感,相反,还呈现出轻盈的青春气息。书中不时流露出“千帆阅尽”的澄澈,是储福金一直强调的“活泼泼的生命”。

《念头》中的张晋中悠然超尘的生活也是回应了当下生活中一个特别主题——佛系。但储福金没有拘泥于“佛系”,而是提出更重要的问题,如何走出“佛系”的生活?评论家张陵直指小说中的这个问题。“对个体来说,选择‘佛系’也许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大成一种社会文化,可能就是社会精英阶层对社会责任的放弃,进而可能发展成社会进步发展的阻力。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才有历史机会产生这样的精英阶层。而中国改革开放才四十年,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只是一个新历史的起步。这个时代产生的精英阶层,这么快就疲倦了、迷惘了、退缩了、放弃了,并不是社会文化积极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佛系’不可作为积极的社会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晋中这个形象具有现实的警示性和批判力。”

“淡笔”是储福金创作中的主要特点。



有评论者指出,“储福金有意无意地规避传奇,淡化情节,代之以散文化和诗化的结构,从种种不易觉察的细微处着手,探究人生的秘密。”在《念头》这部小说中,储福金依然延续了这样的创作风格。他诉诸意识的流淌与情绪的跳跃,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著名作家张抗抗评论这部小说时用了两个字:精致。“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部精致的书,语言的精致、人物的精致、

物件的精致,就连念头都是精致的。”这种“精致”也是储福金的运笔所现。

据记者了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储福金的收获颇丰,至今已发表了四百万文字。发表及出版《黑白》《心之门》等十二部长篇小说,《裸野》《人之度》等五十多部中篇小说,《彩、苔、枪》等百余部短篇小说。作品有多种译本于海外出版发行。

►名家点评

储福金的新著《念头》是一部极富时代感的作品,既试图纵向地透视历史,也试图横向地反思当下。充盈在小说《念头》中的,是当下的时代气质与危机。

《念头》描述了企业家张晋中的半世岁月。在叙述张晋中的半生生涯的同时,小说从侧面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社会近五十年的发展巨变史。具体来说,作者采用楼层式的叙事结构,构造了六层空间楼层,由上至下,自今往古,以插叙和倒叙的方式,展示张晋中个人生活“小历史”的同时,也勾画了1970年代至今社会变迁的“大历史”。

——评论家 潘莉

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部精致的书,语言的精致、人物的精致、物件的精致,就连念头都是精致的。

——著名作家 张抗抗

《万物春生》:在荒诞里窥见真实与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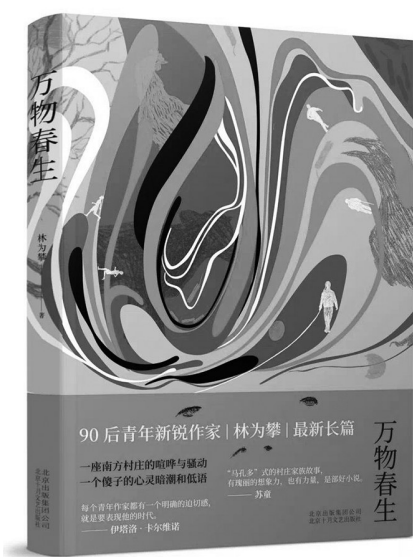
“90后”新锐作家林为攀所著的长篇小说《万物春生》,以一个近乎先知式的傻子“我”的内心视角,描绘了一个偏远村庄的历史与现状。“我”是倪氏家族的独孙,因脑袋反应慢,被人视为“傻子”。“我”常常陷入幻想,像一只好奇的鱼,经常被外界丢过来的诱饵勾引过去。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顾视角,由“我”发声,讲述了“我”在十岁那年春节前后的所见所想。十二个小节,大量的意识流、闪回、作者及人物对“我”的视角盲点的补充,共同将倪家三代人的生命画卷铺展开来。

姐姐与“我”在家中的地位相去天壤,作为独孙的“我”即便脑袋不灵光,仍被视作珍宝。她却从小在家中成为劳力,六岁辍学回家放牛,在母亲的眼中牛比女儿的命值钱。父亲命途乖舛,被倪家收留,后与母亲渐生情愫,意外得子,入赘倪家,从此与走出乡村的同学们踏上殊途。爷爷是非常年代的狂热分子,时至今日也未能醒悟,甚至怀念那些可以动武的光辉岁月……

据该书责编郑筱诗介绍,不同于鲁迅《祝福》里的旧历年欢天喜地的场景,《万物春生》并不是年味十足,即使讲到传统习俗“传灯活动”也是滑稽可笑,还有小叔正月里在垃圾桶里找吃的、父亲在炮仗烟雾里捡鞋等一系列荒诞情节,使作品达到了与《祝福》同样的反讽效果,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父亲的隐痛往事,在于他人赘倪家,改名改姓,成为别人家的儿子;祖父对老族长产生妒意,奶奶与发财的机会擦肩而过,姐姐苦求玩具而不得……这些琐碎的日常,这些生活的细节,像是珠子一般,散落在全书。林为攀用“傻子”的记忆与叙述把它们记录在册。他用傻子的视角,重新构建了记忆中的乡村,在童年记忆与荒诞现实之中来回穿梭。

作者书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那片土地,正如他自己所言——“写这部小说是为了给自己的童年作个告别,让自己的执念暂且放下,或者说小说是我抒发郁结的通道”——小说确实郁结着一股苍凉的气息。故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也就是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推进多年,



然而读者依然可以在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爱爬树的族长、会驱鬼的大脖子奶奶、与女尸温存的捞尸人、看黄色录像带的花甲老人等身上看到闭塞乡村的落寞与村民命运的悲凉。

作品涌动着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作者试图往人物心灵深处挖掘,寻找人物心理的裂痕,揭开重男轻女、迷信神灵、不辨是非等一个又一个愚昧的伤疤,借傻子之口表达知识分子对乡村病症的指控,激起读者的阵阵隐痛。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将答案寄予未来,给外甥(女)取名“春生”正是作者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故

事的尽头是其内心郁结的疏散。文中说“置身事外的怀念总比置身其间的苦熬容易”,如今,作者终于可以将这部小说作为置身事外的怀念了。

本书作者林为攀,现居北京。先后在《萌芽》《青年文学》《福建文学》《大家》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追随他的记忆》和小说集《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短篇小说《作家之死》获得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名家点评

林为攀的写作,剥除了生活表层的戏剧性,强调一个人面对外物冲击时的内在反应。敏锐与迟疑,沉重和轻盈,都被他塑造成一层模模糊糊的清醒。这模糊,看似是叙述的粘连,其实是一个个人对他所处时代的反馈——林为攀的小说写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真实。

——作家 王苏辛

林为攀的长篇小说开始趋向开阔与稳健,这种试图缝合文学与生活的努力是同龄作家中难得一见的。他对小说的忠诚配得上故乡的倾情给予,土地、人情、世故等为这部小说建筑起扎实的“地基”,这是双向的编织,很值得期待。林为攀很有趣,痴人很少,他算一个。

——小说家、诗人 宋阿曼

林为攀以观察者而非评判者的身份介入自己的童年,用其独特的才情和可贵的克制,呈现出一道道真实到荒诞的乡村奇景,有情,有趣。

——青年作家、编剧 魏市宁